2018，追梦这一年

记录小人物 就是记录大时代

陈炜芬

又一年，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

又一年，在新闻中和更多的普通人物打交道。

在父亲眼里，身为记者的女儿，应当采访大人物，而他并不知道，对于副刊记者而言，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

著名新闻人范长江说过：“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信条。”换句话说，做新闻更重要的，是在于“道”的价值坚守。这种坚守，要求我们在记录时代时，对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漠视、不轻视、不忽视——甚至，敢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观察和记录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所谓“小人物有比大人物更值得关注的闪光点”。

为了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变化，2018年8月10日，我前往龙泉下樟村——浙江省最后一个建成公路的村庄。在烈日当空的一天里，我奔赴5个采访点，见到了10余位当年参与、见证修路通车的“小人物”。虽然时间紧迫，但我没有急于让村民讲变化、谈感受，而是和几位年长的村民，在村里“悠闲”地逛了一圈。途中，一位村民和我分享了往事：上世纪90年代末，村里邀请省里电视台的一位编导进村拍摄。到城里接人时，他们开了一辆工具车，一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停。许是这位编导第一次遭遇如此“待遇”，一路上抱怨不停，嚷着要掉头回城。无奈之下，村民只好道出实情：这条路，要是不开到村里，半路是无法掉头的。

无意间聊出的细节，鲜活地反映了当时下樟村极度滞后的交通状况。这个细节，出自一位近乎文盲、说着一口蹩脚普通话的耄耋老人之口，映射出如今已成为生态旅游文化名村的下樟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沉浮和巨变。正所谓“一滴水珠也能折射出阳光的色彩”，我想，重大主题报道，亦是如此。

很多时候，小人物生产、生活中的毫不起眼，所见所闻的“习以为常”，恰恰是我们想要的新闻价值，“甚至足以反映一个大背景，大时代”。

走近小人物，以凿壁借光的视角，一览时代的光与景，用不一样的震撼，致敬责任与使命。

感受基层的磅礴力量

陈建东

2017年，经单位推荐，我接受市委组织部和市农办指派，到遂昌县新路湾镇小马埠村当驻村指导员（第一书记）。离开采访一线快两年时间了，因此，采访的体会并没有多少。但驻村工作让我感受到了基层的磅礴力量。

小马埠村原来比较落后，村“两委”组织软弱无力，连开一次像样的支部会议都比较困难。我第一次到村会议室时，只见会议桌上积起了厚厚的灰尘，桌子、椅子和窗台上放着乱七八糟的一次性杯，杯中的茶叶水都长了长毛，一看就是长时间没有开过会了。再到村里转一转，村里村外杂乱无章，环境脏乱差现象严重。

面对这种状况，我心里直打鼓。适逢村“两委”换届选举，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精心组织下，村“两委”进行了彻底的改选，三位年富力强的新人走上了村领导岗位，“两委”成员个人素质也不错。他们走马上任后顶着各种压力，拆危房、治环境、做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村干部用干实事、动真情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心，村里的正气开始上升，村庄慢慢开始转变。

2018年春节前，遂昌县举办“九龙闹春”活动，央视要到现场直播。小马埠村的板龙在遂昌很有名，因此，活动中最大、最中心的舞板龙任务就落到村里了。接到任务时已经是腊月廿四了，村民们都忙着办年货，可扎板龙用的篾、纸张、灯光、服装、道具等一样都没准备。时间紧，任务重，村“两委”干部带头动员，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几天时间就将一条87节长的板龙扎好。舞龙的人要青壮年，连备用人员算在一起，总共得160多人，几乎全村的青壮年全部上阵，连上了年纪的人都进了预备队。他们放下手中的生意和活计，放弃过年休息，一心扑在舞龙上。

年初五晚上六时，“九龙闹春”活动如期举行，舞龙获得圆满成功。这次舞龙较好地聚集了民心。许多村民都说，这是村里历史上最露脸的事了，如果不是这届村“两委”的精心组织，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好！

尽管村里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村干部们都迎难而上，克服一个个难题，村里的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列宁在《对立宪民主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一文中有这样的论断：“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

通过在基层的工作，我真正体会了伟大导师列宁这句话的含义，在基层，只要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把群众发动起来，那磅礴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我和新闻永远在路上

兰伟香

岁月斑驳，时光荏苒。我们用文字雕琢印记，用文字篆刻最真实的点滴。

2018年9月，我换岗到了现在的部门——丽水日报副刊部。

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从零开始，重新成长。尽管自己原本是新闻专业毕业，也写了一千多个整版专题，但是副刊部的稿子在写法和文风上是别具一格的，我必须尽快转型。很多时候，我白天在外采访，晚上加班到半夜。一个星期出差去三个县也是平常事。

去年9月1日，得知首届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组委会将于9月2日公布金奖获得者名单，我市云和县的12岁少年卜方羿获得了大赛金奖。当晚，我便驱车赶往云和，约好次日一早采访。于是，我成为了采访这个新闻的首家媒体记者。

之后卜方羿赴京参加颁奖典礼，当天写好新媒体微信稿，和编辑一起做好编发，已近凌晨零点。丽水日报官微成为了首发，之后见报的稿件——整篇通讯被新华网、浙江日报新闻客户端、浙江新闻、台州新闻、《中国青年摄影研究》、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组委会官方微信及多家本地媒体原文转载。

这就是我们新闻人的日常，新闻工作是讲责任，能吃苦的职业。没有严格的工作日和节假日之分，也没有明确的下班一说，只要新闻还没有成文，我们就依旧在工作。

面对面就可能心贴心，距离近就容易感情深。

当我们的笔墨随着时代走，镜头也围着百姓转。

在副刊部，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民生，展现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讲述的是平凡的故事。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一项重点工作。在利益和矛盾交织中，云和县凤凰街道下前溪村的53户220多名村民却在10天内100%签约，并自发组织邻里节合拍“全村福”共吃团圆饭。我深入拆迁户家中采访，以小见大深入挖掘这张特殊的“全村福”背后的故事，对“最后的邻里节”蕴含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深度报道，没有刻意宣扬征收干部的光辉形象，只从拆迁户的角度来寻找实现“和谐征迁”的内因。

曾经为这样一句话动容：“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也许，这就是一个记者对职责使命的坚守，我以此鞭策自己，践行自己最初的理想。源于这样一份责任，不管走多远，我都不会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理想不灭，新闻不死。只愿脚下有泥，心中有光，终做深入基层的记者，让我和我的新闻继续前行。

我的乡村印记

孙晓敏

九县（市、区）、32个乡镇、45个山村，自驾行程3000多公里，采写发表乡村稿件54篇，编辑出版版面48个——这就是我的2018年乡村印记。

作为报社目前工作在一线最年长的新闻采编人员，2018年1月初，面对大杂烩式的《财经农村》改版为栏目鲜明、版式大气的《乡镇聚焦》，我针对新版面3个栏目由3篇稿件、3张对应照片构成的特点，和市委组织部以及各县（市、区）乡村保持联系，并经常深入乡村采访，及时采写、编发乡村振兴、小城镇整治、美丽乡村、乡贤助力等带有泥土气息的时令新闻。1月10日至12月26日，《乡镇聚焦》出版47个版面，其中46个被评为甲级版面。

回望一年中的乡村行程，给我记忆深刻的不仅是日新月异、整洁如城的乡村巨变，还有一位坚持乡村梦想、生产生态产品的深山养蜂人。

2018年10月，我听说莲都区峰源乡坑底寮自然村村民尤国频，30多年在深山坚持生态养蜂，并根据多年实验和山乡实际，发明、独创了尤氏洞穴蜂箱及养蜂法，使蜂蜜产量和品质得到明显提高。于是，我便驱车前往峰源深山，一探究竟。

丽水到坑底寮的路程公里数不远，但从大港头开始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2个多小时的路程，令我头晕目眩，倍感难受。在山谷中一见到50岁的尤国频，得知全村现在只有他们夫妻生活在这里时，我不禁问他，天天在深山中，不感到寂寞？他笑道，从小到大生活在山里，早已习惯。平时整天在田地、山中忙碌，一有空闲就照看蜜蜂的生长情况，连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乐观的态度，长年的坚守，成就了他的尤氏洞穴蜂箱发明。

2017年，尤国频自己设计、制作了第二代洞穴蜂箱，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发明专利。洞穴蜂箱比标准蜂箱容量提高了3–4倍，可以同时养两群蜂，平均年产蜂蜜75公斤以上。目前，他已经在5个第二代洞穴蜂箱养殖了土蜂，生长情况良好。

12月12日丽水日报《乡村聚焦》版面和丽水日报公众号发表了图文并茂的《尤国频和他的洞穴蜂箱养蜂法》后，尤国频告诉我，景宁、龙泉、云和以及外地一些乡村干部和养蜂朋友主动联系他，想了解洞穴蜂箱及养蜂法，说这是对标准蜂箱的一次革命。

我市是“中国蜜蜂之乡”，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鼓励政策，养蜂业已成为我市山区农民脱贫增收的源头活水和富民产业。2018年，我曾先后到景宁家地、九龙，龙泉岩樟，云和桑岭等养蜂乡村采访，真切体会到蜂业给平常百姓带来的甜蜜生活。我想，只要现实中有众多像尤国频一样的生态产品坚持者，来年必定值得我们期待。

新的一年，我还会继续在全市的乡村行走，为田园中发生的变化鼓与呼。

记录真实的美好

曾翠

当2018年最后一张台历翻过，这一年不知不觉中过完了。回顾这一年的采访经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次和一群特殊孩子的接触。

5月12日是防灾减灾日。2018年5月10日，我去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采访校园逃生疏散演练活动。

校园演练采访过不少，但这一次有些不同。去之前我很好奇，面对特殊的对象，会是怎样的情形？

演练开始前10分钟，我一走到学校的启智部班级，就听到带班老师俞娱对负责“救援”的丽水市民防应急救援队队员特别叮嘱：“过一会儿假如小英不愿意跟我走，请务必抱走她。”

小英患有自闭症，她很难理解逃生疏散演练的实际意义——尽管此前已经反复训练了整整两天。

全校204名学生，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蹲下、抱头这样简单的动作，别人练一遍，这里的老师要带着学生练至少10遍。日常的自理能力训练、知识教学亦是如此。理由很简单，他们希望每一个学生走上社会后，都能学会保护自己，自力更生。

如果说，孩子们的缺陷，让我看到了生命的不幸和无奈，那么，老师们的耐心和周到又让我看到了温情和希望。

“六一”儿童节前，我再次来到这所学校，探访他们的奇妙世界。

整个采访过程我很兴奋——那种捕捉到新闻亮点的兴奋。孩子们呈现给我的东西太有趣了！

“记忆小将”宇宁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数字记忆能力却很惊人：只要是他曾经见过的日历，随时随地都能报出哪一天是星期几；能记住丽水市区所有公交线路的沿线站点。

“写作精英”孙飞有自己天马行空的小说世界，最长的小说写了一万多字。

“绘画能手”美静失聪，但在她无声的世界里，有画笔编织出的多彩童话。

这些“天才少年”颠覆了我对他们的认知，尽管他们看起来和常人不同，但乐趣并不比普通人少。

不用单一的标准定义他们，看到他们的闪光点，这是记者可以做到，并且应当传播给更多人知道的事。

我想，这也正是记者的责任与担当：俯下身来，倾听大地的声音；放弃成见，看见真实的美好。

一直奔跑在乡村

陈建生

韶华乍转，又是一年。

2018年是我二十余年记者生涯中跑乡村最多的一年。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寻访田野乡村，深入田间地头，眼看、耳听、笔记……近距离感受农村的变化。系列报道《“乡村振兴战略”在丽水的生动实践》《喜看稻菽千重浪——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在绿水青山间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贯穿全年，其中《喜看稻菽千重浪——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八下丽水”走过的乡村中，选取全市每个县（市、区）代表性的点回访基层群众。

镜头一：5月18日，我在庆元同济文化礼堂活动室初见胡存武时，他正在和邻居们闲聊。66岁的胡存武是从庆元县岭头乡包谢村搬迁下山的。包谢村地处深山，封闭贫瘠，多雨季节常遇洪水灾害。为了摆脱发展困境，包谢村实施整村搬迁，村民在县城附近的安置点盖起了新房。如今，胡存武住进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

同济新村集中安置点只是庆元县下山搬迁的一个缩影。通过异地搬迁，庆元县基本形成了从高山到低山、从低山到集镇、从集镇到县城的梯度搬迁格局，山区群众直接搬迁到城镇居住，实现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全面改善。

镜头二：7月10日下午2时多，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中热浪逼人。我经过缙云仙都轩辕文化街边一家小吃店时，店内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店主刘明光夫妇都是仙都鼎湖村村民，早年刘明光一家子在广东养虾，近年来随着仙都旅游业风生水起、游客日渐增多，刘明光夫妇回到家乡开起了小吃店。生意清淡时一天下来有百余元收入，双休日则有五六百元甚至七八百元收入。夫妇俩围着小店转，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开张，到傍晚六七点打烊。“辛苦是辛苦点，一年赚点生活费是很容易的。”

镜头三：8月23日，我在遂昌县云峰街道长濂村见到郑林祥时，若不是云峰街道干部介绍，一定不会认为面前这位穿短袖衬衫，着装得体如城市白领模样的中年人是该村的农民。如今郑林祥早就不是依靠土地吃饭的农民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村集体占股份的公司上班，过着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每月领稳当的工资：“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抵得上过去在田里刨食一年的收入”。

……

日子轻如风絮，2018年渐行渐远。回首这一年，不断升腾的美好生活向往、不断改善的民生福祉，让我的内心暖意融融；回首那些光阴里路过的人，沿途的风景，发生的故事，林林总总，在脑海中勾勒成美丽的画卷；这些点滴被时光浓缩成一片片记忆，镌刻在岁月的渡口，历经光阴的打磨，积淀为一种精神财富。因为这样的阅历和苦乐交融的体验，磨练了我坚韧耐磨的品性，在以后经风沐雨的日子有足够的勇气迎难而上，逆风而行。

步履不停的“老记者”

雷晓燕

作为《丽水日报》目前年纪最大的一线女采编，青春、颜值、体力均不在线，唯一在线和满格的，是不懈的斗志和执着。

一年来，我思考和着力最多的，是如何更好地适应媒体融合带来的职业挑战，这是当下传统媒体记者亟需面对的新课题。融媒体时代，不仅要求记者精通文字报道，还要一专多能，适应时代要求，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我认为，不管是面对纸媒，还是手机、电脑，人们阅读、评判的标准、价值基本未变。

2018年，我做了一个“盲妈妈”的采访。20多年里，“盲妈妈”尽心尽责抚养弃婴，把弃婴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

去年5月13日是母亲节，《“盲妈妈”用母爱点亮20多名弃婴人生》一文上了《浙江日报》2版头条“最美浙江人”栏目。一个多月后，“盲妈妈”登上中国好人榜。

《“盲妈妈”用母爱点亮20多名弃婴人生》点击量45.7万人次（省市新媒体合计，下同），《大山深处的坚守》16个小时破10万；《龙泉残疾人聂小刚：一双巧手，织出锦绣梦想》点击量21万人次；《时隔60余年松阳重现龙舟盛况，船帮精神再度流传》点击量11万人次……我撰写的这些稿子在主流新媒体的“加持”下，传播力增强，传播效应和影响力也在相应地加大——去年我报道过的云和“桂花爷爷”和党员夫妇均进入“浙江好人榜”，残疾人傅军龙等多人获赞。

2018年，我还勇敢试水，拍起了小视频。

去年4月，2017年度丽水市十大自强能人聂小刚引起了我的关注。他心灵手巧，钩毛线拖鞋、打毛衣、缝制衣服、十字绣样样在行，就连妇女都向他请教。不仅如此，他还向低收入群体教授编织和网上营销技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采访时，我除了按常规用笔记录，还利用手机拍摄了制作小视频的相关素材。

后来，1500字左右的稿子在国际助残日前夕发表，稿子等级为甲稿；视频《龙泉“织男”的大梦想》请人制作成视频后，发表在“指尖丽水”APP和“浙江新闻”APP上。一个小人物，因为特殊的技能和性别反差，也因为有点意思的小视频，反响超出了我的预想。

……

回首2018年走过的路，我可以自豪地说，和诸多“80后”“90后”的同事同台竞技，我不仅没怯阵，而且还跑得不慢。事实上，过去一年，我的出差天数是部门最多的记者之一，甲级版面和稿件均列部门前茅。

讲述丽水好故事，传播丽水好声音，展示丽水好形象，宣传丽水新发展，是我前进和努力的方向；当一名党报的好记者、好编辑，是我永不褪色的荣光和梦想。

保持一颗谦逊的心和向上向善的姿态，老记者永远在路上。